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遷去第... 有都御史... 北湖南... 盛方... 務... 都... 崇...

宋紀一百五十六 起重光元年正月盡開禧三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帝

嘉泰元年 金泰和元年 春正月戊午申嚴福建科鹽之禁

壬戌謝澹甫等薦士二十有五人詔籍名中書以待選

擢 丁卯命路鈐按閱都州兵士毋受餽遺及擅招軍

違者寘諸法 己巳金太府監孫復言方今在仕者三

萬七千餘人而門廕補叙居三之二諸司待闕動至累

年蓋由補廕猥多流品混淆本未相舛至於進納之人
既無勞績又非科第而亦廕子孫無所分別欲流之清
必澄其源金主然之詔更定廕敘法 金尚書省奏杖
式輕細民不知畏請用大杖詔不許過五分 庚午以
葛邲配享炆宗廟庭 金主如長春宮春水辛未金主
以方春禁殺會胎免犯者罪之告者賞之 甲戌金初
命文武官職至三品者許贈其祖 二月戊子詔諸州
訪求明歷之士 壬辰開資善堂以祕書郎婁機兼小
學教授機以累朝事親修身治國愛民四事手書以獻
癸巳修炆宗實錄 言者稱四川制置司遇類省試

年分做禮部附試學官許有出身人具所業赴制置司
陳乞委有出身通判或教授看詳蜀人試教官自此始
丁未金主還都金主嘗與司空襄言秋山之樂意將
有事於春蒐也顧視平章政事張萬公萬公曰動何如
靜金主改容而止 三月丙寅雨雪兩雹 戊辰頒慶
元寬恤詔令役法撮要 丁丑金夏定鎮防千戶穆昆
放老入除格 戊寅行都大火四日乃滅焚居民五萬
三千餘家帝下詔罪已避殿減膳命臨安府察姦民縱
火者罪以軍法出內府錢十六萬米六萬餘斛賜被火
之家 金內侍李新喜有寵用事偕大興府妓樂知大

興府事完顏承暉拒不與新喜慙金主聞而嘉之豪民
與人爭種稻水利不直厚賂左宣徽使李仁惠使人屬
承暉承暉杖豪民而遣之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
承暉先爲提刑豪猾屏迹及尹京尤以剛正稱而權貴
多不悅尋罷以赫舍哩執中代之 是春以和州防禦
使姜特立爲寧遠軍節度使 夏四月辛卯詔曰風俗
侈靡日甚一日服食器用無復差等今被焚之餘其令
官民營造室屋一遵制度務從簡朴銷金鋪翠毋得服
用今以宮中所有焚之通衢中外士庶令有司嚴立禁
防貴近之家尤當遵奉苟違斯令必罰無赦 龍州蕃

部寇邊先是龍州蕃人常至濁水寨互市寨有豪民受
而儲之及蘇肅之知龍州以豪民擅利乃罪而移之自
是蕃人鹽糧米茶之屬皆不可得姦民李蒙大以倫過
竄入龍州蕃部誘之入寇四川制置司以聞詔遣官軍
討之 戊戌以潛邸爲開元宮 甲辰金諭契丹人戶
累經簽軍立功者官賞恩例與女直人同仍許養馬爲
吏知大興府事赫舍哩執中格詔不下金主責之曰汝
雖意在防閑而不知朝廷自有定格自今勿復如此煩
碎生事也乃下詔行之 五月甲寅金主擊球於臨武
殿令都民縱觀 丙辰金樞密使崇浩罷 戊午以早

禱於天地宗廟社稷詔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州縣決

繫囚

攷異宋史全文兩朝綱目備要俱倫戊辰今從宋史本紀

癸亥釋諸路杖以下

囚除茶鹽賞錢丁卯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十有六條

乙亥監太平惠民局夏允中請用文彥博故事以韓

侂胄平章軍國重事

攷異允中上書宋史韓侂胄傳倫三年本紀倫元年兩朝綱目備要

與本紀同今從之

侂胄上疏歷叙家世榮寵言臣不能自奮濫

叨世賞陛下龍飛之日面奉憲聖皇后旨俾臣朝夕仰

裨初政臣澁惟綿薄不足以副使令忽聞局務官有劄

子引文彥博故事肆爲狂妄之言臣駭汗如雨斯人固

不足責而臣之出處豈容不明乞許臣守本官致仕以

全愚分帝手批慰畱允中坐免仍令臨安府押出國門

丙子雨 六月辛卯金祈雨於北郊 己亥金敕尚

書省舉行奢僭之禁 金用尚書省言申明舊制明安

穆昆戶每田四十畝樹桑一畝毀樹木者有禁鬻地土
者有刑其田多汙萊人戶闕乏竝坐所臨長吏按察使
以時勸督有故慢者量決罰之仍減牛頭稅三之一

乙巳金初許諸科鋪馬黃河夫軍須等錢折納銀一半
願納錢鈔者聽 丙午太白經天 秋七月乙卯知樞

密院事何澹罷時吳曦自以祖父世守西蜀爲國藩屏
而身畱行都不得如志乃厚賂宰輔規圖帥蜀未及賂

澹韓侂胄已許之澹持不可侂胄怒曰始以君有相就

黜偽學汲引至此今顧立異耶遂罷爲資政殿學士知

太平州翼日改大學士

夜黑兩朝綱目會要謂澹以弟
濞之累亦乞罷今從宋史本傳

薛氏通鑑倫與祠
誤也今從備要

丁巳復以早祈禱壬戌恤囚

甲

子以陳自強參知政事張釜簽書樞密院事 金主諭

刑部官凡上書言及宰相者不得申省 己巳以吳曦

爲興州都統制兼知興州先是郭杲在武興多刻剝軍

士黑谷逃卒爲盜經時未平杲卒副都統制王大節攝

帥事語諸將曰是迫於饑寒非有它揭榜招還之斬爲

首者以徇流配其餘吳氏世守西蜀蜀人習而安之承

郭杲之後聞曦除帥延頸望其來曦盡載輜重大艦連屬溯嘉陵而上及至首爲隣建廟大殿費十萬緡又命士卒負土築江濱地際山爲圍廣袤數里日役數千人士始失望旣而曦譖大節罷其副都統制於是蜀之兵權悉歸於曦 金禁廟諱同音字金主嘗問孫卽康曰太宗廟諱同音字有讀伦成字者旣非同音便不當闕點畫睿宗廟諱改伦崇字其下卻有本字全體若將示字依蘭亭帖寫伦未字允字合闕點畫如統傍之允似不合缺卽康對曰唐太宗諱世民偏傍犯如葉字伦菜字泯字伦泯字乃擬熙宗廟諱從面從且睿宗廟諱上

字從未下字從卉世宗廟諱從系顯宗廟諱如正犯字
形止書斜畫流字銳字各從口兌悅之類各從本體從
之自此不勝曲避矣 八月己卯減奏薦恩以言者論
官冗恩濫故也 庚辰金命絕戶之田宅以二分之一
付其女及女孫 甲申張釜罷以陳自強兼知樞密院
事給事中張巖參知政事右諫議大夫程松同知樞密
院事巖松竝附韓侂胄松諂之尤甚侂胄憐之遂得佐
樞 壬寅金制明安穆昆竝隸按察司監察御史止按
部糾舉有罪併坐監臨之官 直龍圖閣致仕李詳卒
詳直諫老成以植公論因罹黨禍後謚肅簡 西遼主

珠勒呼

舊倫直魯
出今改

出獵柰曼

舊倫乃
舊今改

庫楚類

舊倫屈出
律今改

伏兵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珠勒呼爲太上皇皇

后爲皇太后朝夕問起居珠勒呼在位三十四年尋死

遼祀遂絕

改異庫楚類襲遼衣冠而遼祀絕此據遼史
書之據元史則庫楚類汗庫楚類奔契丹考珠勒

祖本紀三年戊辰征庫楚類汗庫楚類奔契丹考珠勒
呼之被擒在癸酉年去戊辰僅八年既云庫楚類據其

位矣而戊辰年所奔之契丹又係何國耶元聖武親征
錄云庫楚類以數人奔契丹王菊爾可汗豈襲衣冠而

據位爲菊爾可汗而非庫楚類耶元遼山文集云車駕
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殆柰曼別部之襲遼衣冠者即

稱西遼耶抑別有餘族
耶史文脫落錄以譏疑

九月戊申朔金夏定贖學養

士法生員給民佃官田人六十畝歲支粟三十石國子

生人百八畝歲給以所入官爲掌其數先是戶部尚

書袁說友等言浙西圍田相望皆千百畝陂塘瀟瀟悉
爲田濤潦則無地可蓄旱則無水可屏不嚴禁之後將
益甚辛亥遣大理司直留佑賢宗正寺主簿李澄往浙
西行視自淳熙十一年立石之後凡官民田圍裏者悉
開之 甲寅金主如秋山 甲戌令禮部集孝宗朝典
禮 丙子金主還都 冬十月乙酉金祿享於太廟

丙戌起居郎王容請以韓侂胄定策事迹付史館從之
壬辰金御史臺言托制按察使官比任終遣官考覈
然後尚書省遣官覆察之今監察御史添設員多宜分
路巡行每路女直漢人各一人同往從之仍敕分四路

壬寅金敕有司購遺書宜高其價以廣搜訪其藏書之家有珍襲不願送官者官爲謄寫畢復還之仍量給其值之半 甲申編堯宗御集 十一月辛亥金敕尚書省凡役眾勞民之事勿輕行之 丁巳金主諭工部曰比聞懷州有橙結實官吏檢視已嘗擾民今復進柑得無重擾乎其誠所司遇有則進無則已 庚申調潭州民舊輸黃河鐵纜錢 金陝西路轉運使高汝礪言舊制捕告私鹽酒麴者計斤給賞錢皆徵於犯人然監官獲之則充正課巡捕官則不賞巡捕軍則減常人之半免役弓手又半之是罪同而賞異也請以司縣巡捕

官不賞之數及巡捕弓手所減者皆徵以入官則罪賞均矣金主從其言 十二月己卯太白經天 辛巳金敕原廟春秋祭祀改稱朝獻 金新修律成凡十有二篇 一曰名例二曰衛禁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廢庫六曰擅興七曰賊盜八曰鬪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斷獄實唐律也但加贖銅皆倍之增徒至四年五年爲七削不合於時者四十七條增時用之制百四十九條因而畧有所增益者二百八十有二條餘百二十六條皆從其舊又加分其一爲二分其一爲四者六條凡五百六十三條爲三十卷附注以

其

義疏義以釋其疑名曰泰和律義自官品令職員令之下曰祠令戶令學令選舉令封爵令封贈令宮衛令軍防令儀制令衣服令公式令祿令倉庫令廩牧令田令賦役令關市令捕亡令賞令醫疾令假寧令獄官令雜令僧道令營繕令河防令服制令附以年月之制曰律令二十卷又新定敕條三卷六部格式三卷丁酉司空襄具以進詔以明年五月頒行之 乙巳金初定廉能官升注法 是歲浙西江東兩淮利州路旱賑之仍謁其賦

嘉泰二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乙卯金始朝獻於衍慶宮

癸亥以蘇師旦兼樞密院都承旨初韓侂胄爲平江兵馬鈐轄時師旦以刀筆吏事之侂胄愛其辨慧帝登極竄姓名於藩邸吏士內遂以隨龍恩得官至是權勢日甚 丁卯陳自強等上高宗實錄 侍御史林采右正言施康年上疏曰臣聞習僞者名教之慘人欺君者臣子之大罪欺與僞實人材風俗之所深患不可不察也苟有人焉方僞習之熾則從之及僞習之衰則攻之彼自以爲媒身干進之計而不知墮于欺君之罪臣嘗謂由慶元初迄今人之趨向一歸於正謹守而隄防之權在二三執政大臣其次在給舍又其次在臺諫設使朝

廷未知其人有所除授給舍不繳駁臺諫不論列百執
事從而指其人聲其罪可也今乃不然徒肆諸空言遂
使當世譁然指攻僞爲釣取爵祿之資凡投匭而上書
陛辭而進說召見而賜對其論一本於此望下臣此章
播告中外繼自今專事忠恪毋肆欺謾不惟可以昭聖
朝公正之心抑亦可以杜僞習淆亂之患時禁學之禍
雖本韓侂胄欲去異己以快所私然實京鏗創謀及鏗
死侂胄亦厭前事之紛紜欲稍更張以消中外之議且
欲開邊而往時廢邊之人又有以復讐之說進者故言
官遂有此疏 癸酉金歸德軍節度副使韓琛以強市

民布帛削一官罷之 甲戌金主如建春官時金主將
幸長樂川刑部尚書李愈諫曰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
然三义尤近北陲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官在兩山間地
勢狹隘雨潦遄集固不若北官池臺之勝優游閑暇也
金主不從 二月甲申弛僞學僞黨禁張孝伯知韓侂
胄已厭前事因謂之曰不弛黨禁恐後不免報復之禍
籍田令陳景思韓侂胄之姻也亦謂侂胄當勿爲已甚
侂胄從之于是趙汝愚追復資政殿學士黨人見在者
徐誼劉允祖陳傅良章穎薛叔似葉適曾三聘項安世
范仲黼黃顥詹體仁游仲鴻等諸人皆先後復官自便

又削薦牘中不係僞學一節俾勿復有言 丁亥修高
宗正史寶訓 戊子頒治縣十二事以風厲縣令 癸
巳禁私史有商人私持起居郎熊克中興小紀及九朝
通畧等書欲渡淮盱眙軍以聞遂命諸道郡邑書坊所
鬻書凡事干國體者悉令毀棄言者因請取禮部員外
郎李燾續通鑑長編知龍州王偁東都事畧監都鹽倉
李丙丁未錄及通家語錄家傳等書下史房考訂或有
裨於公議者存畱從之 戊戌金初制內侍寄祿官
乙巳金主還官 三月辛亥詔宰執各舉可守邊郡者
二三人 甲寅金初制宮院司都監同監各一人 已

未初命提刑以五月按部理囚 已巳詔諸路帥臣總
領監司舉任將帥者與本軍主帥列上之 自渡江以
來員多闕少紹興末寺監丞簿學官大理司直樞密院
編修官始皆有待次者乾道中東南郡守率待闕五六
年蜀中亦三四年由是朝士罕有外而勢要之人多
攘闕者淳熙中詔存畱州郡十五闕慶元初又增爲三
十闕然廟堂牽於丐請率多僭用夏四月辛卯言者請
以嘉興府處台衢嚴信池袁撫江湖漳泰溫徽州十五
闕令中書再行注籍專待職事官餘如有經營畱闕之
人令給舍繳駁臺諫論奏從之 已亥金定遷三品官

法復撲買河樂法 辛丑金主諭御史臺諸訴事於臺
當以實上聞不得輒稱察知 癸卯金主如萬寧宮李
愈復諫曰北部侵我舊疆千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
幸一旦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安國等不足恃也
況皇嗣未立羣心無定豈可遠事逸遊哉金主異其言
是月復太學混補法先是太學補弟子員每三歲科
舉後差官鎖院凡四方舉人皆得就試取合格者補入
之謂之混補淳熙後朝議以就試者多欲爲之限制乃
立待補之法諸路漕司及州軍皆以解試終場人數爲
準每百人取六人許赴補試率以開院後十日揭榜然

遠方士人多不就試則爲它人取其公據代之冒濫滋甚慶元中罷之至是復行混補就試者至三萬七千餘人分六場十八日引試云 五月甲辰朔日有會之

戊申金主如泰和宮 辛亥金初薦新於太廟 壬戌

金諭有司曰金井巴納

舊俗錄
搽今改

不過二三日留朕之所

止一涼厦足矣若加修治徒費人力其藩籬不急之處

用圍幕可也 甲子金夏泰和宮曰慶寧長樂川曰雲

龍 己巳賜禮部進士傳行簡以下四百九十七人及

第出身 金敕御史臺京師拜廟及巡幸所過州縣止

令洒掃不得以黃上覆道違者糾之 六月己卯行都

火 壬午濬浙西運河 辛卯禁都民以火說相驚者

金諭尚書省諸路禾稼及雨多寡令州郡以聞 秋

七月乙卯金朝獻於衍慶宮 癸亥以旱釋諸路杖以

下囚 己巳命有司舉行寬恤之政庚午復推廣之

八月丙子以吏部尚書袁說友同知樞密院事 癸未

建寶謨閣以藏先宗御集 己丑倫壽慈宮請太皇太

后還內 丙申金有司奏鳳凰見於磁州武安縣鼓山

石聖臺 甲午謝溪甫等上慶元條法事類 丁酉金

主還宮皇子特哩舊倫忒隣今改生李元妃所生也羣臣上表

賀金主宴羣臣於神龍殿遣官報謝太廟山陵太清宮

北嶽長白山 九月己酉帝朝於壽慈宮 甲寅金遣

拱衛直都指揮使完顏瑋侍講學士張行簡來使金主
戒瑋曰卿過界勿飲酒每事聽於行簡謂行簡曰宋人
行禮好事末節苟有非是不可不正舊例所有不可不
知又曰頗聞前奉使者過淮每至中流卽以分界爭渡
船此殊非禮卿自戒舟人且語宋使曰兩國和好久矣
不宜爭細故傷大體丁寧諭之使悉此意也 壬戌奉

安光宗皇帝慈懿皇后神御於景靈宮萬壽觀 丙寅

嗣秀王伯圭薨追封崇王謚憲靖 金皇子特哩彌月

金主將加封三等國號無愜意者金主念世宗在位最

久年最高初封葛王庚午封特哩爲葛王 是秋詔監
司帥臣就送還人之官以省將迎之費也時黃人傑自
隆州守除夔州路提刑已解官矣得此旨遂檄隆州再
索送還人而夔之冠使已至遂兩用之其奉行失指如
此 冬十月壬申詔諸州起發總領所賦財以通判爲
主管官 乙亥上太皇太后尊號曰壽成惠聖慈祐太
皇太后 是月追復朱熹煥章閣待制致仕攷異慶元
黨禁倫除

文華閣待制與一子恩澤與宋史異薛氏通鑑誤繫於
九月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俱倫十月追復煥章閣
待制與宋史本 十一月甲辰金叟定國運爲土臘用
紀同今從之

辰 金以西京畱守崇浩爲樞密使 乙巳重修吏部

七司法 庚戌以陳自強知樞密院事前同知樞密院
事許及之參知政事 庚午命賊吏毋僂予祠時言者
論臣僚賊累鉅萬具載章疏投閑數月僂得祠祿請自
今皆須三年故有是命 十二月癸酉金以皇子特哩
晬日放僧道度牒三千設醮於元眞觀爲特哩祈福丁
丑金主御慶和殿浴皇子詔百官用元旦禮儀進酒稱
賀五品以上進禮物 金翰林修撰王庭筠奉金主知
其貧詔有司賻錢給器事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
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又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
今茲云亾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 甲申立貴妃楊氏

爲皇后自恭淑皇后崩貴妃與曹美人俱有寵韓侂胄
以后頗涉書史知古今性警敏任權術而曹美人柔順
勸帝立曹氏帝不從竟立后后由是怨侂胄 加韓侂

胄太師

攷異宋史韓侂胄傳倫三年加太師本紀倫二
年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文與本紀同今從之

侂胄漸收羅知名之士又意在開邊士大夫之好言恢
復者亦多見擢用然政府樞密臺諫侍從多其私人而

蘇師且周筠以吏胥廝役預聞國政權勢熏灼不爲正

論所與

庚寅大閱

攷異兩朝綱目備要宋史全
文俱念庚辰今從宋史本紀

閏

月丁未詔講官陳經義有當開釋者許依讀官例隨事

開陳

攷異兩朝綱目備要倫乙未宋史
本紀及宋史全文俱倫丁未從之

金司空襄以

報謝祀嵩嶽庚戌還次芝田之府以疾薨謚武昭襄明
敏才武過人金主待之厚故所至有功其駐軍臨潢也
有以僞書遺西京畱守圖克坦鑑欲搆以罪書聞金主
還畀襄其相信如此既而果獲爲僞書者在政府練習
故事簡重能決器局寬大人多稱之 癸丑金初命監
察御史非特旨不許舉官 己卯以福建觀察使瞰爲
威武軍節度使封衛國公 復周必大少傅觀文殿大
學士 金主以交鈔事令戶部尚書孫鐸侍郎張復亨
議於內殿復亨以三合同鈔可行鐸言民間鈔多宜收
斂院務課程及諸窠名錢須要全收交鈔秋夏稅本色

外盡令折鈔不拘舊例農民知之迺漸重鈔比來州縣
抑配行市買鈔無益徒擾之耳請罷諸處鈔局惟省庫
仍舊小鈔無限路分可令通行金主令速行之自是而
後國虛民貧經用不足專以交鈔愚百姓而法又不常
世宗之業衰焉 是歲蒙古部長卻特穆津

舊倫奇渥溫鐵

木真

今改擊柰曼

舊倫乃

又改敗之特穆津之十世祖勃端察爾

舊倫字端

又見今改

生有異徵數傳之後遂長諸部金人置東北

招討使以統轄之至伊蘇克依

舊倫也速該今改

并吞諸部落

勢益盛大後追謚烈祖神元皇帝初伊蘇克依之妻諤

楞

舊倫月倫今改

生子手握凝皿如赤石伊蘇克依異之將卜

名特璊者至其地遂以特穆津名之

元史云初烈祖征塔塔爾部獲其部

長特穆津宜懿太后諤楞適生子因以所

獲特穆津名之志武功也今從蒙古源流族人泰楚特

舊倫泰赤

烏今改部號最強舊與伊蘇克依相善後生嫌隙絕

不與通及伊蘇克依卒特穆津幼泰楚特率眾來攻特

穆津大集諸部兵分十三翼與戰破走之時泰楚特諸

部多苦其主非法見特穆津寬仁時賜人以裘馬心悅

之往往慕義求降特穆津有弟奇爾固岱舊倫別里古台今改哈

薩爾舊倫哈撒兒今改

驍勇善射摧鋒陷陣不避艱險特穆津

曰有奇爾固岱之力哈薩爾之射可以取天下矣又有

齊拉袞

舊倫赤老温今改

博勒呼

舊倫博兒忽今改

博爾濟

舊倫博爾九今改

穆呼哩

舊倫木華黎今改

俱侍左右以忠勇稱號都爾木庫楚

克

舊倫撥里班曲律今改

猶言四傑也會塔塔爾部背金約金主

遣丞相襄帥兵逐之北走特穆津聞之發近兵自鄂端

舊倫幹難今改

河合擊破之以功授特穆津爲察袞圖魯

舊倫察兒

圖魯今改

猶言招討使也先是特呼

舊倫克烈今改

部長托哩

舊倫脫里

改汗受金封爵爲王所稱爲汪罕者也托哩汗多殺戮

昆弟其叔父奇爾

舊倫菊兒今改

舉兵攻之托哩汗以百餘騎

奔蒙古伊蘇克依親將兵逐奇爾走西夏復奪部椹歸

托哩汗德之後復爲柰曼所敗托哩汗出奔而復歸中

道糧絕困乏殊甚特穆津以父交好遣人往招托哩汗

安置軍中賑給之遂會於圖烏喇

舊倫土兀刺今改

河上尊之

爲父托哩汗因此部眾稍集欲復柰曼之讐乞援於特
穆津乃命博爾濟穆呼哩博勒呼齊拉袞四將助之大
敗柰曼盡奪所掠以歸托哩汗已而特穆津與弟哈薩
爾伐柰曼大敗之盡殺其諸將族眾積屍以爲京觀柰
曼之勢遂弱時秦楚特猶強特穆津會托哩汗大戰於
鄂諾河上敗走之斬獲無筭是歲柰曼又會諸部欲來
侵特穆津與托哩汗倚阿蘭塞爲壁大戰於徒伊

舊倫圖奕

今壇之野柰曼使神巫祭風雪欲因其勢進攻旣而反
風逆擊其陳柰曼軍不能戰欲引還雪滿溝澗特穆津

勒兵乘之柰曼大敗是時薩穆哈

舊倫札木合今改

部起兵援

柰曼聞其敗卽還

嘉泰三年

金泰和二年

春正月己卯金以樞密使崇浩爲右

丞相右丞完顏匡爲左丞參知政事布薩揆爲右丞御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賈鉉竝參知政事時孫鐸久爲尚書不見擢對客誦前人句云唯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其怨望降同知河南府事庚辰右丞相謝澹甫罷初澹甫力求罷政帝曰卿能爲朕守法度惜名器不可言去至是固請乃許之

戊子龍川蕃寇邊掠大崖鋪旣而陷濁水寨執知寨范

浩屠其家以浩首罪土豪絕其博易故也知興州吳曦
命李好義討之好義下邳人也 甲午參知政事張巖

罷丙申以陳自強兼參知政事 戊戌視太學御化原

堂命國子祭酒李真仲講尚書周官篇遂幸武學監學
官進秩一級諸生推恩賜帛有差 以袁說友參知政

事翰林傅伯壽簽書樞密院事伯壽以老疾辭不拜

二月乙巳以端明殿學士費士寅簽書樞密院事 甲

子金定諸職官省親拜墓給假例 三月壬申劾金平

章政事張萬公致仕萬公歷舉朝臣有名者以自代求

去甚力金主知其不能留諭曰朕初卽位擢卿執政繼

遷相位以卿先朝舊人練習典故朕甚重之且年雖高精力未衰故以機務相勞爲卿屢求退去故勉從之甚非朕意也 丙子詔相度鐵錢利害 丁丑以久雨詔

大理三衙臨安府決繫囚 丙申金以殿前都點檢布

薩端爲御史大夫 夏四月己亥朔日有食之

攷異金史不書

今從宋史書之 乙巳金禘於太廟 金敕點檢司致仕官入

宮年高艱步履者竝許策杖仍令舍人護衛扶之 丙

午出封樁庫兩淮交子一百萬命轉運使收民間鐵錢

乙卯陳自強等上徽宗玉牒孝宗堯宗實錄

攷異兩朝綱目

備要作徽宗孝宗玉牒堯宗實錄今從宋史本紀 丁巳金敕有司祈雨仍頒

續通志卷之二十一
土龍法 己未金命吏部侍郎李炳等再詳定禮儀

庚申金主諭有司官中所用物如民間難得勿強市之

辛酉詔宰執臺諫子孫母就試 癸亥金尚書省遣

官分路覆實御史所察事 五月戊寅朔以陳自強爲

右丞相許及之知樞密院事時韓侂胄凡所欲爲宰執

惕息不敢爲異自強至印空名敕劄授之惟其所用三

省不知也言路阨塞每月按舉小吏一二人謂之月課

又有泛論君德時事皆取其陳熟緩慢畧無撻拂者言

之或問之則愧謝曰聊以塞責耳自強尤貪鄙四方致

書必題其緘云某物若干并獻凡書題無并字則不開

縱子弟親戚關通貨賂仕進干請必諧價而後予嘗語
人曰自強惟一死以報師王每稱侂冑爲恩王蘇師旦
爲叔堂吏史達祖爲兄侂冑怙權專國自強表裏之功
爲多 庚辰以旱釋杖以下囚 壬午金以重午拜天
射柳金主三發三中四品以上官侍宴魚藻殿以天暑
命兵士甲者釋之 癸未命有司搜訪舊聞修三朝正
史以書來上者賞之 丙戌金以定律令正土德鳳凰
來皇嗣建大赦 辛卯金皇子葛王特哩卒 丙申金
倫太極官 是月以蘇師旦爲定江軍承宣使 六月
金主命選聰明方正之士修起居注 戊申金定職官

追贈法唯犯賊罪者不在追贈之列 癸亥太白經天

秋七月辛未命殿前司造戰艦出封樁庫錢十萬緡給之頒慶元條法事類 壬午權罷同安漢陽斬春三

監鑄錢 癸未禁兩浙州縣抑納逃賦 丁亥金主諭

宰臣曰凡奏事朕欲徐思若除授事可俟三五日再奏餘竝二十日奏之 乙未加光宗皇帝諡曰循道憲仁

明功茂德溫文順武聖哲慈孝皇帝 是月李好義等

討龍川蕃部以選士二百人渡大魚河蕃人望見卽走入溪箐官軍追之斬八級蕃人走險官軍不能進乃還焚其部帳蕃人怒復糾合以追官軍凡三十餘里

會日暮好義等僅得濟河翼日還至濁水寨旣而蕃人約降制置司不能決 八月壬寅增置襄陽騎軍 初吳璘第四子搃嘗提舉四川茶馬坐事貶秩旋與祠搃與從子曦不相中每可任使曦數陰沮之時胡大成爲茶馬盡核諸場額外之茶且損蕃商中馬之值舊制買馬必四尺四寸以上及大成損馬值而馬至益稀所市僅四尺一寸而斃者復眾朝議不以爲便搃乃與殿司統制官彭輅謀納賄於蘇師旦且說之曰馬政積弊如此非西人諳其利病不能更張不若復委吳搃師旦然之詔以搃仍提舉茶馬爲給事中所駁改知潼川府而

提舉仍未得其人輅乘間見師旦自言世西人今西蕃多善馬特茶司損其值故以駑駘入市誠以善價招之宜可得師旦喜曰無踰公者矣遂引之見韓侂胄丁未詔曰茶馬司所發綱馬全不及格積弊極深宜有更革自今差文武官各一員令三省樞密院條具來上辛亥命直秘閣知瀘州王大過與輅分領之大過置司成都輅置司興元府輅至司而馬終不及格以漢蕃道稷自解朝議始悟其詐摠至蜀以謁璘廟爲名與曦樂飲結歡而去 丙辰陳自強等上皇帝會要 甲子詔刑部歲終比較諸路瘐死之數以爲殿最 九月庚午參知

政事袁說友罷 壬申以宗子希璫爲莊文太子嗣襲

名指授右千牛衛將軍 癸酉命坑冶鐵冶司毋得毀

私錢爲銅 戊子金以萬寧宮提舉司隸工部 己丑

詔南郊加祀感生帝太子庶子星宋星 金自邊境多

故徵調滋繁國內多盜壬辰詔千戶穆昆受隨處備盜

官公移盜急不卽以眾應之者罪有差 先是薩哩舊

微里今改部犯金邊寨丞相崇浩以兵追躡與布薩揆軍合

擊之殺獲甚眾敵遁去詔崇浩還朝優獎厚賜之 冬

十月庚子詔宥呂祖泰任僂居住 癸卯以費士寅參

知政事華文閣學士知鎮江府張孝伯同知樞密院事

甲辰申酉間天大赤夜將旦亦如之金宰相薦信安
杜時昇博學知天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
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
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爲之時金國風俗
侈靡紀綱大壞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 丙午
命兩淮諸州以仲冬教閱民兵萬弩手 戊申龍川蕃
部降李蒙大率其徒二百人至濁水寨守臣楊熹遣江
油令馬崇謙往受其降蕃人獻六牛爲禮朝議蒙大本
以漢人竄蕃界誘之入犯應逮治論死制置司言恐失
蕃人向化心乃止蕃人獻水銀朱砂窟制置司謂此皆

蕃人養生之具奏給還之復增濁水寨屯兵自是蕃部

稍帖息 壬子金右丞布薩揆至自北邊丙辰金主召

至香閣慰勞之 庚申金左丞完顏匡等進世宗實錄

壬戌金奉御完顏阿魯岱

舊倫阿魯岱今改

使宋還言宋權

臣韓侂胄市馬厲兵將謀北侵金主以爲生事答之五

十出爲彰德府推官

攷異兩朝綱目備要言金北邊聚

金主憚於用兵見本紀及完顏匡傳此

宋人托言兵端之敬曲在金耳今不取 十一月甲戌

朝饗於太廟乙亥祀天地於圓丘大赦 十二月鄧友

龍使金有賂驛使夜半求見者具言金爲蒙古所困饑

饑連年民不聊生王師若來勢如拉朽友龍大喜歸告

韓侂胄且上倡兵之書北伐之議遂起 辛亥金詔諸親王公主每歲寒食十月朔聽朝謁興裕二陵忌辰亦如之 癸丑金詔監察御史分按諸路所遣者女直人卽以漢人朝臣偕往所遣者漢人卽以女直朝臣偕往 丙辰命四川提與茶馬通治茶馬事以彭輅言不驗故復舊制 戊午金定行官之名曰先春 辛酉詔禁將帥掎克 是冬起參知政事張巖帥淮東同知樞密院事程松帥淮西侍郎邱密守明州大卿辛棄疾帥浙東以李奕爲荆鄂副都統兼知襄陽聲言備金人啟釁其實韓侂胄欲用兵北伐也 是歲初以諸司官理通

判 蒙古特穆津爲長子卓沁

舊倫朮齊今改

求婚於托哩汗

托哩汗之子圖薩哈

舊倫禿撒合今改

亦求婚於特穆津俱不

諧自是有違言初特穆津與托哩汗合軍攻柰曼約明日戰薩穆哈言於托哩汗曰我與君家是白翎雀它人鴻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鴻雁遇寒則南飛就煖喻特穆津心不可保也托哩汗疑之遂移部眾於別所及議婚不成薩穆哈乘隙謂托哩汗子伊喇哈曰君能加兵蒙古我助君伊喇哈大喜數遣使言於托哩汗托哩汗曰吾身之存實太子是賴願須已白遺骸冀得安寢汝乃喋喋不已耶善自爲之毋貽吾憂太子謂特穆

津也是歲托哩汗父子謀殺特穆津遣使來曰向所議
姻事今當相從請來飲酒特穆津以爲然率十騎赴之
至中道心有所疑命一騎往謝遂還托哩汗謀旣不成
卽舉兵來侵特穆津整兵出戰屢敗之射伊喇哈中頰
托哩汗引兵還特穆津遣人責之曰我有大功於君柰
何易恩爲讐托哩汗意悔伊喇哈曰今日唯力戰以決
勝負多言何爲特穆津還至班朱泥河河水方渾飲之
以誓眾時托哩汗盛強特穆津微弱眾頗危懼凡與飲
河水者謂之飲渾水言其曾同艱難也托哩汗復至與
之戰托哩汗大敗遂令軍士銜枚夜襲之盡降其部眾

托哩汗父子挺身遁去托哩汗嘆曰兒悞我路逢柰曼
部將遂爲所殺伊喇哈走至龜茲龜茲王以兵討殺之
特穆津旣滅托哩汗大獵於特默格川舊倫帖麥
城州今改宣布
號令振凱而歸

嘉泰四年

金泰和
四年

春正月辛未金主如先春宮春水

壬申金中都陰霧木冰 金大理司直姬端修遷大理

丞金主謂端修曰前汝爲御史以幹能見用汝言多細
碎不究其實亦不汝罪及爲司直乃能稱職用是擢汝
爲丞盡乃心力惟法是守勿問上位宰執汝其志之
乙亥濬天長縣濠 戊辰內侍甘昺信州居住 壬

辰瓊州西浮洞逃軍倫亂寇掠文昌縣官軍討平之

時金爲北鄙準布

舊倫阻
積今改

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

府倉空匱賦斂日煩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然之遂定議伐金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旣而安豐守臣厲仲方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言金必亂也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爲倉卒應變之計侂胄大喜鄭挺鄧友龍等又附和其說侂胄用師之意益銳張孝會如金賀正還至慶都奉金主遣防禦使尼伊呼

舊倫女奚
列今改

致祭及賻仍命送伴使張雲護悉以歸時

關上積糧八百餘萬斛然陳陳相因庾吏率全其局鎗以相授至可倉者無幾會籌議詔下制置司遣官盤量且令防其腐敗折閱之數免累界官吏失點檢之罪降度牒二萬五千道下總所收糴償補

攷黑穀實稱積錢米宋史本紀載在

六月今從兩朝綱目備要載在正月

二月乙未朔金主還宮 丁酉置

莊文太子府小學教授 金以山東河北旱詔祈雨東

北二嶽 庚戌金始祭三皇五帝四王尋詔定前代帝

王合致祭者尚書省言三皇五帝四王已行三年一祭之禮若夏少康殷太甲太戊武丁周成王康王宣王漢高祖文景武宣光武明帝章帝唐高祖文皇十有七君

致祭爲宜從之

改與金史章宗紀倫夏太
康今從徐氏後編改正

辛亥命內

外諸軍射鐵帖轉資

壬子調臨安府逋負酒稅

癸

丑金詔刺史州郡無宣聖廟學者竝增修之 己未立

試刑法避親格

金以河平節度使孟鑄爲御史中丞

金主謂之曰朕自知卿非因人薦舉也御史責任甚重

往者臺官乃推求細故彈劾小官至於巨室重事則畏

徇不言其勤乃職無廢朕命 三月丁卯行都大火迫

太廟權奉神主于景龍宮 是月太皇太后生辰免過

宮 金中都日昏無光大風毀宣陽門鳴尾 庚午命

臨安府賑焚室辛未修太廟甲戌下罪己詔曰朕焦勞

庶務宵旰十年臨民懷朽索之危履位凜堅冰之懼皇
岡增壯甫還舊日之觀回祿降災復值季春之月屬乖
撲滅驟至延燒亶荷眷於三靈迄鞏安於九廟柰民廬
之焚燬暨宮寺之蔓延厥咎何由繫予不德退省菲涼
之質敢忘戰慄之思書焚室以寬征用廣及民之澤務
側身而修行聿嚴避殿之規尚期中外之同寅勉輔眇
冲之不逮庶銷譴異式逕休祚 陳自強三上疏引罪
避位詔不許火之伦也自強上帑吏請筦鑰於自強自
強問變口呿不知所爲故囊橐盡燬事定韓侂胄語人
曰丞相生事一委於火須少助之侂胄首遺萬緡於是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鎖賂踵至諸道列城皆有助不數月得六十萬遂倍所
失之數 乙亥詔百官疏陳時政闕失祕書省著倫郎
婁機上封事力言朝列務爲奉承不能出已見以禪國
論外臣不稱職至苛刻以困民財將帥偏裨務爲交結
而不知訓閱以強軍律不報 壬辰金遼陽府判官錫
默畱嘉舊倫科卯劉家今改以上書論列朝臣削官一階罷之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六

續資治通鑑卷一百五十七

賜進士第其部置學士有都史總領北湖南等處地方事務諸雜官等輩都尉監丞編集

宋紀一百五十七

起開禧四年四月盡柔兆攝提格十二年有奇

寧宗法天備道純德茂功仁文哲武聖睿恭孝皇

帝

嘉泰四年

金泰和四年

夏四月甲午朔命內外諸軍詳度純

隊法

立韓世忠廟於鎮江

甲辰知樞密院事許及

之罷時兵端已開韓侂胄欲令及之守建康及之辭不

行遂罷

賑恤江西水旱州縣

丙申金定縣令以下

考課法庚子增定關防姦細法

乙巳以張孝伯參知

續資治通鑑

卷一百五十七

政事吏部尙書錢象祖賜出身同知樞密院事 丙午

金定衣服制 甲寅金以久旱下詔責躬避正殿減膳

撤樂免旱災州縣徭役及今年夏稅遣使審囚理冤獄

乙卯金宰臣上表待罪金主答詔曰朕德有愆上天示

異卿等各趨乃職思副朕懷 丙辰詔嚴科舉請屬奔

競之弊有輒私遺書及受私書不以聞者重寘於理

壬戌金萬寧宮端門災 五月癸酉金平章政事圖克

坦鑑右丞完顏匡罷 甲戌雨先是金御史中丞孟鑄

言今歲愆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

種麻萊法擇地形稍下處搽畦種穀穿土倫井隨宜灌

漑金主從其言區種法自此始 乙亥詔諸軍主帥各
舉部內將材三人不如所舉者坐之 癸未追封岳飛
爲鄂王飛先已賜謚至是韓侂胄欲風厲諸將乃追封
之尋追封劉光世爲鄜王贈宇文虛中少保 六月壬
辰朔金罷兼官俸給 丙申置諸軍帳前雄校以軍官
子孫補之 壬寅詔侍從臺諫兩省集議裁抑濫賞
乙巳金始祭中霤 壬子詔沿江四川軍帥簡練軍實
丁巳增廬州強勇軍爲千人 秋七月甲子以旱詔
大理三衙臨安府兩浙及諸路決繫囚 戊辰金主朝
獻於衍慶宮 己巳調內外諸軍逋負營運息錢辛未

調兩浙州縣闕兩州縣逋租 戊子命諸路提刑提舉
司措置保伍法 八月金大理丞姬端修罷以議知大
興府赫舍哩執中罪不當也執中鞫魏廷實獄廷實無
罪而破其家時論以爲冤御史臺請移問執中奏府斷
尙未決御史臺遽令移推下大理寺議端修謂執中言
涉私當治罪詔以端修別出情見削一官解職尋令吏
部侍郎李炳等推問炳等言御史臺理直金主但切責
執中而已孟鑄疏劾之曰京帥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
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
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

已俸無故破魏廷實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至祈
雨聚妓嬉戲毆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體金主以
執中舊爲東官護衛頗右之謂鑄曰執中巖人似有跋
扈爾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臣金主悟乃罷
執中爲武衛軍都指揮使

考異元遺山集載張行著
語與孟錫同今從金史

丁酉金以右丞相崇浩爲左丞相右丞布薩揆爲平章
政事參知政事孫卽康爲右丞御史大夫布薩端爲左
丞吏部尙書通吉思忠爲參知政事 己亥陳自強等
上皇帝玉牒 癸丑金以西京畱守崇肅爲御史大夫
先是金以早求直言癸卯尙書省奏河南府盧顯達

汝州王大材所陳言涉不遜請以情理切害除其罪從之仍徧論中外 丁巳金弛圍場遠地禁縱民耕捕樵采減教坊長行五十人渤海教坊長行三十人文繡署女工五十人出宮女百六十人 戊午參知政事張孝伯罷 九月丙寅金主如薊州秋山 冬十月丙申金詔親軍三十五以下令習孝經論語 庚子以資政殿大學士淮東安撫使張巖參知政事 時以吳獵帥湖北將赴鎮見監石門酒庫黃幹訪以兵事幹曰聞議者欲爲大舉深入之謀果爾必敗此何時而可進取哉先是獵以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京西財賦知韓侂

冑將開邊荆襄必受兵乃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以保疆場刺子弟以補軍伍增棗陽信陽之戍以備衝突分屯陽邏五關以捍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隙選試良家子弟以衛府庫輸湖南米五十萬石于襄陽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郢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賞犒拔董達孟宗政柴發等分列要郡至是赴鎮計金攻襄陽則荊州尤爲重鎮乃修高氏三海築金巖內湖通濟保安四匱達於上海而注之中海築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匱達於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門東匯沙市爲南海又於

赤湖城西南過走馬湖熨斗陂之水西北寘李氏置水
勢四合可隄戎馬高氏三海者高保融據荆南時分江
流瀦爲大澤以遏北方戎馬者也太祖并天下慮竊據
者爲後世患乃決而去之獵復修治以爲荊州之險
癸卯金主還都 十一月己未朔詔兩淮荆襄諸州值
荒歉奏請不及者聽先發廩以聞 癸酉金木冰凡三
日 監察御史婁機知韓侂胄銳意欲用兵極口沮之
謂恢復之名非不美今士卒驕逸遽驅於鋒鏑之下人
才難得財用未裕萬一兵連禍結久而不解奈何侂胄
不悅其議愈密外廷罔測機又上疏極諫密謀雖人莫

得知而羽書一馳中外惶惑侍御史鄧友龍方主用兵之議機詰之曰今日孰可爲大將孰可爲計臣正使以殿巖當之能保其可用乎友龍不能答 十二月癸巳

以宰相陳自強請遵孝宗典故勅國用司總覈內外財賦戶部尙書李大性條陳利害謂兵不宜輕舉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府遂以自強兼國用使費士寅張巖同知國用事培克民財州郡騷動 己亥詔改明年爲開

禧元年 壬寅禁州縣私籍沒民產 甲辰再謁臨安

府民丁身錢三年 少傅致仕周必大卒諡文忠 柰

曼舊倫乃部長迪延汗舊倫太陽心思蒙古特穆津舊倫

鐵木真
今改

遣使謀於白達勒達部主阿喇呼斯

舊倫阿喇
忽思今改

曰吾聞東方有稱帝者天無二日民豈有二王耶君能

益吾右翼吾將奪其弧矢也阿喇呼斯卽以報特穆津

尋舉部來歸是歲特穆津大會於特默格川

舊倫帖麥
該川今改

議伐奈曼眾以方春馬瘦宜俟秋高爲言特穆津弟鄂

齊堅

舊倫幹赤
斤今改

曰事所當爲斷之枉早何可以馬瘦爲

辭竒爾固岱

舊倫別里
古台今改

曰奈曼欲奪我弧矢是小我也

我輩義當同死彼恃其國大而言誇苟乘其不備攻之

功當可成也特穆津悅曰以此眾戰何憂不勝遂進兵

迪延汗以諸部兵至營於杭愛山

舊倫沱海
山今改

薩穆哈

舊倫

札木合
今改

見蒙古軍容整肅謂左右曰奈曼初舉兵視蒙

古兵若粘韃羔兒意謂蹄皮亦不畱今吾觀其氣勢殆

非往時矣遂引所部兵遁去是日特穆津與奈曼軍大

戰至晡禽殺迪延汗諸部軍一時皆潰夜走絕險墜崖

死者不可勝紀明日餘眾悉降于是塔塔爾諸部亦來

降已而復伐默爾奇部

舊倫茂里
乞部今改

部長托克托

舊倫脫
脫今改

奔迪陽汗之兄博嚕裕汗

舊倫卜魯
欲罕今改

其屬岱爾烏遜

舊

帶兒兀
孫今改

獻女迎降俄復叛去特穆津遣軍往平之

開禧元年

金泰和
五年

春正月癸酉朔初置澈浦水軍

乙

亥金主詔有司自泰和三年郡縣三經行幸民嘗供億

者賜今年租稅之半 丁卯金主如先春宮春水 壬
申金主朝獻於衍慶宮 丁丑金調山東河北軍夫改
治漕渠 二月己卯朔金主諭曰近制按察司以靜鎮
而知大體爲稱職苛細而闇於大體爲不稱由是各路
按察以因循爲事莫思舉刺郡縣以貪黷相尙莫能畏
戢自今若糾察得實民無冤滯能使一路鎮靜者爲稱
職其或煩紊使民不得伸愬者是爲曠廢 癸卯詔國
用司立考覈財賦之法 三月庚申太白晝見 金主
還都 癸亥金夏定兩稅輸配 辛巳以淮西安撫司
所招軍爲強勇軍 金唐州得宋諜者言韓侂胄屯兵

鄂岳將謀北侵 癸未參知政事費士寅罷韓侂胄欲
以士寅鎮興元爲宣威之漸士寅固辭遂罷 金羣臣
屢請上尊號是月復以爲請金主不許詔侍講學士張
行簡倫批答因問行簡宋范祖禹倫唐鑑論尊號事行
簡對曰司馬光亦嘗諫尊號事不若祖禹之詞淡至以
爲臣子生謚君父頗似慘切金主曰卿用祖禹意答之
仍曰太祖雖有尊號太宗未嘗受也行簡乞不拘對偶
引祖禹以微見意金主從之 夏四月戊子朔以錢象
祖參知政事吏部尙書劉德秀簽書樞密院事 癸卯
以江陵副都統李奕爲鎮江都統皇甫斌爲江陵副都

統兼知襄陽府

金遼臣奏宋兵入秦州界又入鞏州

定遠鎮癸巳金主命樞密院移宋依誓約撤新兵毋縱入境 甲寅武學生華岳上書諫朝廷未宜用兵啟邊釁且乞斬韓侂胄蘇師旦周筠以謝天下侂胄大怒下岳大理編管建寧 五月己巳賜禮部進士毛自知以下四百三十三人及第出身自知對策言當乘機以定中原韓侂胄大喜遂擢爲第一 乙亥詔以衛國公曦爲皇子進封榮王 甲申鎮江都統戚拱遣忠義人朱裕結弓手李全焚金蓮水縣全濰州人銳頭蠶目權譎善下人以弓馬超捷能運鐵鎗時號李鐵鎗 金主聞

南朝將用兵召諸大臣問之承暉孟鑄及太常卿趙之
傑皆曰未敗衄之餘自救不暇恐不敢叛盟完顏匡獨
曰彼置忠義係捷軍取先世開寶天禧紀元豈忘中國
者哉通吉思忠亦言宋人敗盟有狀金主然之乃命平
章政事布薩揆爲河南宣撫司籍諸道兵以備宋 六
月辛卯詔內外諸軍密爲行軍之計 戊戌詔諸路安
撫司教閱禁軍 庚子進程松資政殿大學士爲四川
制置使 辛丑淮東安撫使鄭挺坐擅納北人牛真及
劫漣水軍事敗奪二官罷 壬寅天鳴有聲 復同安
漢陽斬春三監 己酉金制駐防軍逃亾及邊事失措

陷敗戶口者罪 秋七月庚申以陳自強及侍御史鄧友龍等請詔韓侂胄平章軍國事立班丞相上三日一朝赴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所與者廣于是三省印竝納其第侂胄自置機速房甚者假佖御筆升黜將帥人莫敢言 命興元都統司招增戰兵 丙寅以蘇師旦爲安遠軍節度使領閩事 戊辰贈趙汝愚少保 壬申金主朝獻於衍慶宮 己卯韓侂胄等上高宗御集 癸未以韓侂胄兼國用使 以旱決繫囚 八月丁亥命湖北安撫使增招神勁軍 辛卯金罷河南宣

撫司初布薩揆至汴移文來責敗盟三省樞密院答言
邊臣生事已行貶黜所置兵亦已抽去揆信之會殿前
副都指揮使郭倪濠州守將田俊邁誘虹縣民蘇貴等
爲閒言于揆曰宋之增戍本虞他盜及聞行臺之建益
畏警不敢輕去備以其皆白丁自裹糧糶窮戚饑疾死
者甚眾揆益弛備以其言白於金主羣臣有勸先舉者
金主曰南北和好四十餘年民不知兵不可河南統軍
使赫舍哩子仁使宋還言宋主修敬無他金主以問完
顏匡匡曰子仁言是金主曰汝變議耶匡曰子仁守疆
圉不妄生事然有備無患在陛下宸斷耳金主然之及

聞揆言遂命罷宣撫司及臨洮德順秦鞏新置弓箭手
權禮部侍郎李壁使金賀生辰行次揚州會朱裕襲破
漣水金人憤甚乞梟裕首境上詔從其請壁至燕與金
人言披露肝膽金人之疑頓釋壁燾之子也 癸巳雨

乙巳以郭倪爲鎮江都統兼知揚州 閏月戊寅韓

侂胄等上欽宗玉牒 九月丁亥簽書樞密院事劄德

秀罷 戊子金中都西北方黑雲間有赤氣如火色次

及西南正南東南方皆赤有白氣貫其中至中夜赤氣

滿天四覆乃盡 戊戌攻金比陽等莊殺副巡檢阿哩

惠騰嘉努 甲辰焚金黃澗擄其巡檢高顛 韓侂胄

欲審敵虛實丁未遣陳景俊使金賀正旦以邱密爲
江淮宣撫使密辭不拜初韓侂胄以北伐之議示密密
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一日而忘然兵凶戰
危若首倡非常之舉兵交勝負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
誰任之此必有誇誕貪進之人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
然必誤國矣侂胄不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手書力
論金人未必有意收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
吾常有勝勢若燧自彼侂我有詞矣侂胄不悅冬十
月甲子江州守臣考異兩朝綱目備要
倫汀州今從宋史陳鑄以歲旱圖
獻瑞禾詔奪一官丙寅升嘉定府爲嘉慶軍丁丑

襲金比陽殺其軍事判官薩都 十一月乙酉置殿前
司神武軍五千人屯揚州 是日兵入金內鄉攻洛南
之商縣至丹河爲金商州司獄壽祖所敗 丁酉金詔
山東陝西帥臣訓練士卒以備非常仍以鈔十五萬兩
分給邊帥募民偵伺復遣武衛軍副都指揮完顏太平
殿前右衛副將軍富察阿哩赴邊伺邊部闌入伏兵掩
之 金以張行簡爲順天軍節度使臨行金主問之曰
卿未更治民今至保州民之情僞卒難臆度如何治之
則可行簡對曰臣奉行法令不敢違失獄訟之事以情
察之鈐制公吏禁抑豪強以鎮靜爲務庶幾萬分之一

金主曰在任半歲或一年所得利害上之行簡至係州
上書曰比者括官田給軍旣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
從其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
此徒啟爭端臣所管已撥淡澤縣地三百餘頃復告水
占沙鹹者三之一何時可定臣謂當隄以月日不許再
告爲便下尙書省議奏請如實有水占者爲按視改撥
若沙鹹瘠薄當準已撥爲定從之 召辛棄疾知紹興
府兼兩浙安撫使又進寶文閣待制皆辭免進樞密都
承旨未受命而卒 王阮有文武幹略嘗知濠州請復
曹瑋方田种世衡射法日講守備至是改知撫州韓侂

胄素聞其名特召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
不答私謂所親曰吾聞公卿擇士士亦擇公卿劉歆柳
宗元失身匪人爲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
哉對畢拂衣出關侂胄大怒降旨與祠 十二月庚午
增刺馬軍司弩手 癸酉詔永除兩浙身丁錢 戊寅

金遣趙之傑來賀明年正旦入見禮甚侂韓侂胄請帝
還內詔使人更以正旦朝見著侂郎東陽朱質上書請
斬金使不報 是歲蒙古特穆津伐夏拔拉吉哩舊侂力吉

里今

寨經羅索

舊侂洛思今改

城大掠而還

開禧二年

金秦相六年 太祖稱帝之元年

春正月癸未朔調兩浙

路身丁綢緜 丁亥賀金正旦使陳景俊辭還金主使
孟鑄就館諭曰大定初世宗許宋世爲姪國朕遵守至
今豈意爾國屢有盜賊犯我邊境以此遣大臣宣撫河
南及得爾國公移料已罷黜邊臣抽去兵卒朕卽罷司
未幾盜賊甚於前日羣臣以爾國渝盟爲言朕惟和好
歲久委曲涵容恐姪宋皇帝或未詳知卿歸國當具言
之金主本無意用兵故再三申諭景俊還以告陳自強
戒勿言由是用兵益決 癸巳以金使悖慢館伴使副
以下奪官有差 乙未增太學丙舍生爲百二十人
丙申吳曦遣兵圍抹熟龍堡爲金將富鮮長安所敗

辛丑夏名國用司曰國用參計所 丁未金主如春水

庚戌西河州守將約金陝西統軍判官完顏固喇

舊

摺刺鞏州兵馬鈐轄完顏齊錦

舊倫七

斤今改會境上伏兵襲

之殺金木波長趙彥雄等七人圖喇馬陷於淖中流矢

齊錦僅以身免 辛丑詔坑戶毀錢爲銅者不赦仍籍

其家著爲令 時以舉人姦弊滋多命諸道漕司州府

軍監凡解舉人合格試卷姓名類申禮部舉人於考官

自總麻以上親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皆迴避惟臨軒

親試謂之天子門生雖父兄爲考官亦不避 是月雅

州蠻高吟師寇邊遣官軍討之 夏鎮夷郡王安全廢

其主純佑而自立純佑卒於廢所年三十謚昭簡皇帝
廟號桓宗墓曰莊陵安全崇之孫越王仁友之子也

乙卯以火災徹樂避正殿 丁巳以久雨命決繫囚

甲戌孟鑄言於金主曰提刑改爲按察司又差官覆察
權削而望輕於政體不僂下尙書省議賈鉉曰按察使
旣差監察體訪復遣官覆察誠爲繁冗請自今差監察
時卽僂遣官偕往更不覆察諸疑獄竝令按察使從正
與決從之 己卯復御正殿 二月癸丑壽慈宮火太
皇太后移居大內 三月癸巳以程松爲四川宣撫使
吳曦爲宣撫副使松移司興元東以軍三萬屬之曦進

屯河池西以軍六萬屬之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
由是益得自專松無所關預松始至欲以執政禮見曦
賈其庭參曦聞之及境而還松用東西軍一千八百自
衛曦多抽摘以去松不悟知大安軍安丙陳十可憂於
松既而松開府漢中夜延丙議丙爲松言曦必誤國丙
廣安人嘗爲吳挺客素知曦松亦不省 乙巳參知政
事錢象祖罷韓侂胄銳意用兵象祖執不可遂以懷姦
避事罷之尋奪二官信州居住 己酉知處州徐邦憲
入見請立太子因以肆赦弭兵侍御史徐柎劾罷之
雅州蠻犯碉門砦知砦曹琦斷其橋蠻人不得歸肆掠

制置司委盧操權知砦又遣通判漢州張師夔同知雅
州節制軍馬師夔嘗獻安邊十策故用之既而佗檄諭
降高吟師見檄詞俚拙笑擲於地夏四月壬子師夔率
兵次始陽蠻人懼欲求款寨將彭又不可議閉砦門以
困之蠻怒攻砦門又掠水渡村綿州校屈彥言於操曰
賊今無備可開門擊破之操曰上官祇令防邊安得生
事師夔見事亟以三百兵自衛還雅州賊遂焚礮門官
軍失利準備將張謙戰死 丙辰金亳州同知防禦使
聖賢努聞宋師圍壽春率步騎六百赴之師退 癸亥
金河南統軍使赫舍哩子仁上言諫知皇甫斌遣兵四

萬規取唐三萬人規取鄧故不敢無備乃聚鄭汝陽翟之兵於昌武以南京副留守兼兵馬副都總管赫舍哩毅統之聚亳陳襄邑之兵於歸德以河南路副統軍圖克坦鐸統之自以所部駐汴及擬山東西路軍七千付統軍赫舍哩執中駐大名河北東西路軍萬七千屯河南皆給以馬有老弱者易其人金主皆從之 甲子以京湖宣諭使薛叔似爲湖北京西宣撫使御史中丞鄧友龍爲兩淮宣諭使 下納粟補官令 程松遣兵攻天水界至東柯谷爲金將劉鐸所敗 金主詔大臣議南伐左丞相崇浩參知政事賈鉉曰宋邊卒狗盜鼠竊

非舉兵也左丞布薩端曰小寇當晝伏夜出豈敢白日
列陳犯靈壁入渦口攻壽春耶此宋人欲多方誤我不
早爲之所一旦大舉將墮其計中金主泯然之丙寅詔
布薩揆領行省於汴許以便宜從事盡徵諸道籍兵分
守要害 戊辰以吳曦兼陝西河東路招撫使 己巳
調三衙兵增戍淮東 權禮部侍郎李壁奏言秦檜首
倡和議使父兄百世之讐不復開於臣子之口宜亟貶
檜以示天下庚午削檜王爵改謚繆醜制詞有曰兵於
五材誰能去之首弛邊疆之備臣無二心天之道也忍
忘君父之仇又曰一日縱敵遂貽數世之憂百年爲墟

誰任諸人之責當時傳誦之 乙亥以郭倪兼山東京
洛招撫使鄂州都統趙淳兼京西北路招撫使皇甫斌
兼京西北路招撫副使 郭倪遣武義大夫充人畢再
遇與鎮江都統陳孝慶取泗州尅日進兵金人聞之閉
權場塞城門爲備再遇曰敵已知吾濟師之日矣兵以
奇勝當先一日出其不意孝慶從之丁丑進兵薄泗州
泗有東西兩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
西城者自以麾下兵從陟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
金人大潰從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
我大宋畢將軍也中原遺民可速降旋有淮平知縣純

城乞降于是兩城皆定郭倪來饗士出御寶刺史牙牌
授再遇再遇曰國家河南八十一州今下泗州兩城卽
得一刺史繼此何以賞之固辭不受 江州統制許進
復新息縣兗州忠義人孫成復褒信縣 五月辛巳朔
陳孝慶復虹縣 吳興郡王柄率追封沂王諡靖惠
癸未禁邊郡官吏擅離職守 丙戌江州都統王大節
引兵攻蔡州不克軍大潰 丁亥韓侂胄聞已得泗州
及新息褒信頴上虹縣遂請帝下詔伐金直學士院李
壁所草也初兵部侍郎葉適論對嘗言甘弱而幸安者
衰改弱而就強者盛侂胄聞而嘉之以爲直學士院欲

籍其草詔以動中外而適以疾辭職乃改命瑩 戊子
金以平章政事布薩揆兼左副元帥陝西兵馬都統使
充爲右監軍知真定府事烏庫哩誼爲右都監辛卯金
主以宋兵方熾東北新調之兵河南之眾不足支命河
北大名北京天山之兵萬五千屯真定河閒清縣等以
爲應 壬辰金主諭尙書省曰今國家多故凡言軍國
利害五品以上官以次奏陳朕將親問之六品以下具
帖子以進 癸巳金以樞密副使完顏匡爲右副元帥
馬軍司統制田俊邁入斬縣金布薩揆謂諸將曰符
離彭城齊魯之蔽符離不守是無彭城彭城陷則齊魯

危矣乃遣納蘭邦烈穆延斯賚塔

舊倫扶然史
托塔今改

以精騎

三千戍宿州俊邁率眾往襲爲金人所敗甲午池州副都統郭倬主管軍馬行司公事李汝翼以眾五萬繼至遂圍城攻之甚力城中叢射不能逼會淫雨潦溢南師露處勞倦邦烈遣騎二百出南軍後突擊之南軍亂斯賚塔率騎蹂之殺傷數千人俊邁等夜遁金人追擊復大敗郭倬執俊邁以與金人乃得免 郭倪遣畢再遇取徐州行至虹遇郭倬李汝翼兵裹創而問之曰宿州城下大水我師不利統制田俊邁已爲敵擒矣再遇督兵疾次靈壁遇陳孝慶駐兵鳳凰山將引還再遇曰宿

州雖不捷然兵家勝負不常豈宜遽自挫吾奉招撫命
取徐州假道於此寧死靈壁北門外不死南門外也會
倪以書抵孝慶令班師再遇曰郭李兵潰金必追躡吾
當自禦之金果以五千餘騎分兩道至再遇令敢死士
二十人守靈壁北門自領兵衝陳金人見其騎驚曰畢
將軍耶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眾甲裳
盡赤遂北三十里金將有持雙鐵簡躍馬而前再遇以
左刀格其簡右刀斬其脅金將墮馬死諸軍發靈壁再
遇獨留未動度軍行三十餘里乃火靈壁諸將問夜不
火火今日何也再遇曰夜則照見虛實晝則烟埃莫睹

彼已敗不敢迫諸軍乃可安行無虞汝輩焉知兵易進而難退耶乃還泗州以功除左驍衛將軍 甲辰京西

北路招撫副使皇甫斌引兵攻唐州爲金刺史烏克遜

鄂屯

舊倫吾古孫兀屯今改

等所敗

興元都統秦世輔出師至

城固縣軍大亂

甲午詔以宗室均爲沂王柄嗣賜名

貴和均父希瞿太祖九世孫也 庚戌太白經天 金

主以時方用兵山東重地須大臣安撫乃以完顏守貞

知濟南府守貞尋率金主聞而悼之敕有司致祭賻贈

依故平章政事富察通例謚曰肅 吳曦謀據蜀以叛

與其從弟覲徐景望趙富朱勝之董鎮等日夜密計欲

遣人求封於金。金人亦欲誘曦降，使其從梁益南下。六月，金主賜曦詔曰：「宋自佶桓失守，構竄江表，僭稱位號。偷生吳會，時則乃祖武安公玠捍禦兩川，洎武順王璘嗣有大勳，固宜世祚。大帥遂荒西土，長爲藩鎮，誓以河山。後裔縱有樂獻之汰，猶當十世宥之。然威略震主者，身危功蓋天下者，不賞自古如此。非止於今，卿家專制蜀漢，積有歲年，猜嫌旣萌，進退維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義已同，路人譬之破桐之葉，不可以復合。騎虎之勢，不可以中下矣。此事流傳，稔於朕聽，每意思之，未嘗不當饋歎息。而卿猶偃然自安，且卿自視翼

贊之功孰與岳飛飛之威名戰功暴於南北一旦見忌
遂被慘夷之禍可不畏哉故知者順時而動明者因機
而發與其負高世之勳見疑于人惴惴然常懼不得保
其首領曷若順時因機轉禍爲福建萬世不朽之功哉
今趙擴昏孱受制強臣比年以來頓違誓約增屯軍馬
招納叛臣朕以生靈之故未欲遠行討伐姑遣有司移
文復因來使宣諭而乃不顧道理愈肆憑陵虔劉我邊
陲攻剽我城邑是以忠臣扼腕義士痛心家與爲仇人
百其勇失道至此雖欲不亾得乎朕已分命虎臣臨江
問罪長驅竝鴛飛渡有期此正豪傑分功之秋也卿以

英偉之姿處危疑之地必能淡識天命洞見事機若按兵閉境不爲異同使我師併力巢穴而無西顧之虞則全蜀之地卿所素有當加封冊一依皇統冊構故事更能順流東下助爲犄角則旌麾所指盡以相付天日在上朕不食言今送金寶一鈕至可領也命蜀漢安撫使

完顏綱相機設間以誘之

考異宋史方信儒傳以金人誘吳曦爲三月事然以金主

詔書考之似非三月事或信儒權詞以對耳金史本紀倫十二月乃吳曦納款之時非金人誘降之時也宋史寧宗紀倫六月金人封吳曦爲蜀王宋史全文倫三月吳曦遣其客姚源淮獻關外四州之地於金人求封爲蜀王六月金人封曦爲蜀王賜以金印然以金史考之則金先誘降非曦先求封至於金主下詔書自在六月完顏綱設間久乃得達

建康都統李爽以兵圍壽州

於曦耳今從宋史本紀

金刺史圖克坦義拒守踰月不能下壬子河南統軍判

官奇珠

舊倫乞
住今改

及邁格

舊倫買
哥今改

等來援義出兵應之爽

大敗

甲寅韓侂胄以師出無功罷兩淮宣撫使鄧友

龍而以邱密代之駐揚州密至鎮部署諸將悉以三衙

江上軍分守江淮要害侂胄遣人來議招收潰卒且求

自解之計密謂宜明蘇師且周筠等饋師之姦正李汝

翼郭倬等罷師之罪密欲全淮東兵力爲兩淮聲援奏

泗州孤立淮北所屯精兵幾二萬萬一金人南出清河

口及侵天長等城則首尾中斷莫若棄之還軍盱眙從

之於是王大節李汝翼皇甫斌李爽等皆坐貶 雅州

蠻未平張師夔罷以通判遂寧府馮瑜權州事興元統
領王鉞將兵六千往討之乙卯鉞入礪門蠻人降唯高
吟師不至鉞遣人諭之吟師乃出卽擒斬之并殺其酋
六十三人 金初置急遞鋪腰鈴轉遞日行三百里非
軍期河防不許起馬 丁巳金詔彰德府宋韓侂胄祖
琦墳毋得損壞仍禁樵采辛酉金詔有司宋宗族所居
各具以聞長官常加提控 戊辰金升壽州爲防禦以
圖克坦義爲防禦使 韓侂胄旣罷師始覺爲蘇師旦
所誤召李壁飲酒酣語及師旦始謀事壁微摘其過以
覘之因極言師旦怙勢招權使明公負謗非竄謫此人

不足以謝天下侂冑然之秋七月辛巳罷師且籍其家
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初彭龜年間師且建節曰此韓氏
之陽虎其禍韓氏必矣既而問將用兵曰禍其在此乎
竟如其言 召倪思試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韓侂冑
先以書致殷勤曰國事如此一世人望豈宜專以潔已
爲賢哉思報曰但恐方拙不能徇時好耳時赴召者未
引對先謁侂冑或勸用近例思曰私門不可登矧未見
君乎逮入見首論言路不通自呂祖儉謫徙而朝士不
敢輸忠自呂祖泰編竄而布衣不敢極說膠庠之士欲
有吐露恐之以去籍論之以呈藁誰肯披肝瀝膽冒觸

威尊近者北伐之舉僅有一二人言其不可如使未舉之先相繼力爭之更加詳審不致輕動又言蘇師旦賊以巨萬計胡不黥戮以謝三軍皇甫斌罷師襄漢李爽敗績淮甸秦世輔瀆敗蜀道皆罪大罰輕又言士大夫寡廉鮮恥列拜於勢要之門甚者匍匐門竇稱門生不足稱恩座恩主甚至於恩父者諛文豐賂又在所不論也侂冑間之大怒思既邊謂侂冑曰公明有餘而聰不足堂中剖決如流此明有餘爲蘇師旦蒙蔽此聰不足也周筠與師旦竝爲姦利師旦已敗筠尙在人言平章騎虎不下之勢此李林甫楊國忠晚節也侂冑悚然曰

問所未聞司諫毛憲劾思與嗣 梁洋義士統制毋思
襲和尚原取之 壬午雅州蠻出降 商榮攻東海縣
金命完顏卞僧福敗之還中流矢死 甲申金朝獻於
衍慶宮 丁亥金命翰林直學士陳大任專修遼史召
張行簡爲禮部尙書兼侍講同修國史祕書監進太一
新歷金主命行簡校之 甲午統制戚春以舟師攻邳
州金刺史完顏從正敗之春赴水死 癸卯以張巖知
樞密院事禮部尙書李壁參知政事先是韓侂胄嘗與
朝士論人才有乏賢之歎因言今從官中薛象先沈毅
有謀然失之把持鄧伯允忠義激烈然失之輕李季章

通今知古然失之弱象先叔似字伯允友龍字季章壁
字也壁使北還言兵未可動故侂胄以爲弱至是叔似
友龍俱無功壁乃秉政 是月魏國公留正卒諡忠憲
寶謨閣直學士楊萬里卒韓侂胄用事欲網羅四方
知名士嘗築南園屬萬里爲之記許以掖垣萬里曰官
可棄記不可倫也聞侂胄用兵亟呼紙書曰韓侂胄姦
臣專權無上動兵殘民謀危社稷吾頭顱如許報國無
路惟有孤憤筆落而逝 夏鎮夷郡王安全使桓宗母
羅氏上表于金言純佑不能自守與大臣定議立安全
爲王金主賜羅氏詔詢其意夏人復以羅氏表來乃冊

安全爲夏國王 八月丁卯斬郭倬於鎮江

攷異南朝綱目備要

宋史全文俱繫於七月今從宋史本紀倫八月又本紀倫壬寅今從備要全文倫丁卯

辛未詔

諸州無證有佐之獄毋奏裁

程松遣將襲取方山原

爲金元帥右都監富察貞所敗

壬申太白晝見經天

以淮東安撫使所招軍爲御前強勇軍 乙亥金赦

唐鄧穎蔡宿泗六州免來年租稅三分之一 九月辛

巳金富察貞取和尚原 巳丑朝獻景靈宮庚寅朝獻

太廟辛卯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戊戌金左丞布薩

端行省於汴巳亥戶部侍郎梁鏗行六部尚書事於山

東時完顏守貞巳卒金主特起張萬公知濟南府山東

路安撫使山東連歲旱蝗沂密萊莒濰五州尤甚萬公
慮民饑盜起當預備賑濟而兵興國用不給乃請將僧
道度牒并鹽引付山東行部給買納粟易換又言督責
有司禁戢盜賊之方金主皆從之 冬十月辛酉以將
士暴露罷瑞慶節宴 金主召布薩揆赴闕密授以成
筭俾還軍分兵爲九道南下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
元帥完顏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河南路統軍使赫
舍哩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左監軍赫舍哩執中以山
東兵二萬出清河口左監軍完顏充以關中兵一萬出
陳倉右都監富察貞以岐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

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
總管舒穆魯仲溫以隴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
使完顏璘以兵五千出來遼丙子赫舍哩執中自清河
口渡淮遂圍楚州宣撫使檄知盱眙軍畢再遇援之而
以段政張貴代守盱眙金人知再遇既去卽攻盱眙政
等驚潰金人遂入盱眙再遇聞之還軍復定盱眙乃行
時金兵七萬在楚州城下三千人守淮陰糧草又載糧
三千艘泊大清河再遇諜知之曰敵眾十部難以力勝
可計破也乃遣統領許俊問道趨淮陰夜二鼓銜枚至
敵營各攜火伏糧車間五十餘所聞哨聲舉火敵驚竄

擒烏哩庫帥勒富察元努等二十三人 十一月辛巳

金完顏匡破棗陽軍 甲申以邱密僉書樞密院事督

視江淮軍馬金人攻淮南日急或勸密棄廬和州爲守

江計密曰棄淮則與敵共長江之險吾當與淮南共存

亾乃增兵防守 金完顏匡侵光化軍及神馬坡江陵

副都統魏友諒突圍趨襄陽 乙酉招撫使趙淳焚樊

城 金布薩揆引兵至淮遣人密測淮水惟八疊灘可

涉卽遣鄂屯襄揚兵下蔡聲言欲渡守將何汝礪姚公

佐以爲誠然悉眾屯花厓以備之揆乃遣完顏薩布

舊倫

養不等潛渡八疊駐南岸南軍不虞其至遂皆潰走自

相蹂踐死者不可勝計揆遂奪潁口下安豐軍及霍邱縣遂攻合肥 戊子金人侵廬州田琳拒卻之 是日金富察貞攻湫池堡破天水肆掠關外四州吳曦置不問 己丑金尚書省奏減朝官及承應人月俸折支錢以軍興故也 乙未以湖廣總領陳謙爲湖北京西宣撫副使 丁酉金人侵舊岷州守將王喜遁去 丙申金赫舍哩子仁破滁州 乙巳金富察貞破西和州金人破信陽軍及隨州又圍襄陽府金主遣使諭存薩揆口前得卿奏先鋒已得潁口偏師又下安豐斬馘之數或以萬計近又西師奏捷棗陽堯化旣爲我有樊城

鄧城亦自潰散又聞隨州圍城歸順山東之眾久圍楚
州隴右之軍尅期出界卿提大軍攻合肥趙擴聞之料
已破膽失其神守度彼之計乞和爲上嘗嘗書三事付
卿以今事勢計之徑度長江亦其時矣淮南旣爲我有
際江爲界理所宜然如使趙擴奉表稱臣歲增貢幣縛
送賊魁還所俘掠亦可罷兵卿宜廣爲渡江之勢使彼
有必死之憂從其所請而縱之餘息偷生豈敢復萌它
慮卿于此時經營江北勞來安集除其虐政橫賦以良
吏撫字疲民以精兵分守要害雖未繫趙擴之頸而朕
前所畫三事上功已成矣機會難遇卿其勉之 癸卯

太皇太后賜錢一百萬緡犒賞軍士詔諸路招募禁軍
以待調遣十二月丁未朔金布薩揆進軍攻和州中
軍副統穆延斯賚塔中流矢死斯賚塔形不過中人而
拳勇善鬪所用槍長二丈軍中號爲長槍副統又工用
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檄置鎧中遇敵抽箭以鞭
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爲神克
安豐戰霍邱花鬻功居多及死將士皆惋愴之時宋軍
萬五千騎屯六合揆偵知之卽以右翼掩擊斬首八千
級進屯瓦梁河以扼真陽諸路之衝乃整列軍騎沿江
上下畢張旗幟江表大震

致異宋史寧宗紀十一月戊戌金人圍和州守將周虎拒

之按金史章宗紀是月布薩揆克舍山而無圍和州事
至十二月丁未朔揆始自將攻和州今從金史章宗紀

戊戌金完顏匡圍德安府別以兵徇下安陸應城雲

夢孝感漢川京山等縣 壬子金富察貞破成州 金

人去和州甲寅攻六合縣郭倪遣前軍統制郭僕救之
遇於胥浦橋大敗倪棄揚州走倪性輕躁素以諸葛亮
自許其出師也陳景俊爲隨軍漕謂之曰木牛流馬則
以煩公聞者匿笑及屢敗自度不復振對客泣數行法
曹彭蠡面譏之曰此帶汁諸葛亮也尋謫南康軍安置
吳曦將叛前數月神思昏擾夜數躍起寢中叱咤四
顧或終夕不得寢意頗悔欲且已吳覲憊息之曰此事

寧得中止耶金完顏綱以金主之命欲招降曦進兵水
洛訪得曦族人吳端署爲水洛城巡檢使遣人報曦曦
反意遂決然以程松在興元未敢發詐稱杖殺端而陰
遣使送款於綱及富察貞入成州曦自焚河池退屯清
野原自是金人無復顧慮 己未金赫舍哩子仁破真
州時真州兵數萬保河橋布薩揆遣子仁往攻之分軍
涉淺潛出其後宋軍大驚不戰而潰斬首二萬餘級騎
將劉挺常思敬蕭從德莫子容竝爲所擒真州遂陷士
民奔逃渡江者十餘萬知鎮江府宇文紹節亟具舟以
濟又廩倉之 鎮江副都統制畢再遇在楚州與金人

相持濠滁相繼失守謂諸將曰楚州城堅兵多而敵糧草已空所慮獨淮西耳六合最要害敵必并力攻之乃引兵赴六合金人屯竹鎮距六合二十五里再遇登城偃旗鼓伏兵南門列弩手於城上敵方臨濠眾弩俱發遂出戰聞鼓聲城上旗幟盡舉金人驚遁大敗之金散將完顏圖拉等以十萬騎駐成家橋馬鞍山進兵圍城數重欲燒垣木決濠水再遇令勁弩射邊之旣而赫舍哩子仁合兵進攻益急城中矢盡再遇令人張青蓋往來城上金人意其主兵官也爭射之須臾矢集樓牆如蝟獲矢二十餘萬旋又增兵環城四面營帳亘三十里

再遇令臨門佗樂以示闕暇而問出奇兵擊之金人晝
夜不得休乃引遄再遇追至滁大雨雪乃還時金圍楚
州已三月列屯六十里再遇遣將分道撓擊遂解圍去
再遇乃夏造輕甲長不過膝披不過肘兜鍪亦殺重爲
輕馬甲以皮車脾易以木而設轉軸其下使一人之力
可推可擎軍中甚以爲便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
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
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意甚沮乃出攻之金
人大敗又嘗引金人與戰且前且卻至於數四視日已
晚乃以香料煮豆布地復前搏戰佯敗走金人乘勝追

逐馬饑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反攻之金人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畱旗幟於營縛羊置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爲空營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時諸將用兵皆敗惟再遇數有功詔以爲鎮江都統權山東京東招撫司公事 時吳曦已布腹心於金將士未之知猶力戰金人竊笑之曦退壁魚關招集忠義厚賜以收眾心興元都統制毋思以重兵守大散關曦因撤驀關之戍令人由板牖各遶出大散關後思孤軍不能支遂潰曦退屯興州之置口舉人陳國飭投匭上書

言曦必叛韓侂胄不省完顏綱遣張仔會曦於冚口曦
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爲報曦盡出以付仔仍獻
階州綱乃以金主命遣馬良顯持詔書金印立曦爲蜀
王曦密受之李好義敗金人於七方關曦不上其捷還
興州是夜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晝翼日曦召幕屬諭意
謂東南失守車駕幸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駸之
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朝掃地矣曦
曰吾意已決卽遣興州團練使郭澄提舉仙人關使任
辛奉表獻蜀地圖志及吳氏譜牒于金

攷異宋史本紀
癸酉吳曦始自

稱蜀王此據其拒命之日其僭號自在明年也
金史本紀吳曦獻圖志譜牒在己巳今連書之

金布

薩揆欲通和罷兵有韓元靖者

攷異宋史布薩揆傳倫韓元靚今從宋史及兩

朝綱目

自言琦五世孫揆遣之渡淮邱密獲之詰所以

來之故元靖言兩主交兵北朝皆謂韓太師意今相州宗族墳墓皆不可保故來依太師耳密使舉其說始露講解之意密使人護送北歸俾叩其實元靖既回密得金行省文書以聞於朝韓侂胄方以師出屢敗悔其前策輸家財二十萬以助軍而諭密持書幣赴敵營議和密乃遣陳壁充小使持書與揆願講好息兵揆曰稱臣割地獻首謀之臣乃可密復遣王文往言用兵乃蘇師旦鄧友龍皇甫斌等所爲非朝廷意今三人皆已貶

黜揆曰侂冑若無意用兵師且等豈敢專擅文還宥復遣使相繼因許還其淮北流移人及今年歲幣揆以方春地濕不可久居欲休養士馬乃許之戊辰揆自和州還屯下蔡獨濠州畱一軍守之 庚午薛叔似陳謙罷叔似夙以功業自期及臨事絕無可稱屬郡多陷故罷以京湖北路安撫使吳玠爲湖北京西宣撫使 復兩浙園田募兩淮流民耕種 壬申金詔完顏匡權尚書右丞行省事右副元帥如故金主以赫舍哩執中縱下擄掠遣人杖其屬官詔放還所掠 金完顏綽哈舊倫抄合改攻鳳州程松求援於吳曦曦給言當發三千騎往松

信之及曦受金詔自稱蜀王宣言金使者欲得階成和
鳳四州以和馳書諷松使去松不知所爲會報金兵至
百姓奔走自相蹂躪乙亥松丞趨米倉山而遁自閬州
順流至重慶以書抵曦旬躡禮稱曦爲蜀王曦以匣封
致餽松望見疑爲劔丞逃奔使者追與之乃金寶也松
受而兼程出峽西望掩淚曰吾今始獲保頭顱矣 寶
謨閣待制彭龜年卒龜年學識正大忠君愛國之忱先
見之識敢言之氣皆人所難晚旣投閒悠然自得幾微
不見於顏面 是歲蒙古諸部長尊立特穆津爲皇帝
建九旂白旗卽位於鄂諾

舊倫斡
難今改

河之源諸部長其上

尊號曰青吉斯

舊倫成吉思

皇帝

改異元太祖不建年號孟珙備錄以爲有天興

年號疑傳聞之誤文獻通考以法天賢運聖武爲年號按法天啟運聖武乃諡號非年號也以敬爲賢又傳寫

之訛今從蒙古源流

蒙古主首命穆呼哩

舊倫木華黎今改

博爾濟

舊倫博爾

木今

爲左右萬戶從容謂曰國內平定汝等之力居多

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體此勿替

初心先是蒙古主宗親咸輔堪汗

舊倫咸補海罕今改

爲金所戕

嘗欲復讐會金降俘具言其主暴虐乃定議伐金然未

敢輕動也遂舉兵復伐柰曼擒博囉裕汗以歸迪延汗

子庫楚類汗與托克托奔額爾迪實河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五十七